

貴族之家

譯文叢書

屠格涅夫選集

麗尼譯

貴族

文化生活出版社刊行

本書人物表

費多爾·伊凡諾維奇·拉夫列茨基（費狄亞）

麗莎維大·米哈伊洛夫娜·加里丁（麗莎）

拉夫列茨基家族：伊凡·彼得羅維奇——父

瑪拉尼雅·賽爾較埃夫娜

——母

格拉菲娜·彼得羅夫娜——姑

彼得·安德萊奇——祖父

安娜·巴弗洛夫娜——祖母

安德萊·阿番拉西奇——曾祖父

華爾華娜·巴弗洛夫娜

拉夫列茨基夫人

阿達——其女

瑪麗亞·狄米特里埃夫娜·加里丁

麗莎母

萊諾其嘉·米哈伊洛夫娜·加里丁

麗莎之妹

瑪爾法·提摩費埃夫娜·帕斯托夫

老姑姑

狄米特里·帕斯托夫

瑪利亞之父，瑪爾法之兄

弗拉狄米·尼古拉維奇·潘辛

俗吏

賽爾較·彼得羅維奇·蓋德奧諾夫斯基

閉話家

克利斯多弗·費多羅維奇·倫蒙

音樂家

米哈萊維奇 熱情家

巴弗爾·彼得羅維奇·科羅賓

華爾華娜之父

卡略勃·卡爾洛夫娜·科羅賓

華爾華娜之母

庫本斯基女公爵·伊凡之姑母

古爾丁先生 百科全書家

卓爾先生 新聞記者

拜奈里特生太太 音樂嗜好者

拿斯塔霞·卡爾坡夫娜·阿加爾可夫

瑪爾法之女友

蘇羅其嘉 瑪爾法之養女

瑪特羅斯 船

羅斯嘉 狗

安東 老僕

阿勃拉克霞 安東之妻

阿加菲雅 麗莎之乳母

茹斯蒂 華爾華娜之女僕

譯者小引

一八五八年夏日，屠格涅夫從國外歸來，在他底田莊斯帕斯科伊過了勤勞的四個月；到了冬天，當他回到彼得堡他底朋友們面前的時候，他隨着帶來了一部小說底原稿：這就是「使得全個俄羅斯爲之流淚」的那部小說，貴族之家。小說發表於次年一月號的當代雜誌，立刻爲牠底作者確立了第一流小說家底名譽。雜誌底批評欄給牠獻奉了巨大的篇幅，女主人公麗莎底名字成了流行的用語，青年作者們把他們底作品羞愧地捧呈於這位作家之前，即一向祇把屠格涅夫認爲隨筆作家的岡查羅夫，這時也不能不把他當作小說家而對他側目了。總之，如果屠格涅夫底其牠大部作品從讀者所喚起的毀譽往往難得一

致，至少對於這部作品，則無論他底友人和敵人，無不異口同聲地稱讚。貴族之家底時代快過去了，新的人漸漸在俄國生長起來，而屠格涅夫底作品却對於那夕陽似的時代給予了無限詩意的描畫，這，當然是會感動每一個讀者底心靈的。在一八五五年代所寫的羅亭裏（在那時，屠格涅夫還不會給他底無行動力的英雄安排一個光榮的死，）作者已經對他底青年時代，理想主義的四十年代，作了同情的，然而同時是譴責的告別，而在這一部裏，作者更以一個踏入了人生中年的人底溫情，回顧了已經過去的青年時代底危機，那調子，也就更其親切，而尤其更為惆悵了。

然而，這小說，也並不僅僅給那將要過去的時代給了最後的凝視和傷悼。在這裏，正如在作者底另外的長篇裏一樣，也表現着一個特定時代底思潮和其特殊的氣息。拉夫列茨基不再是羅亭式的人物了，却是一個更有根基的人。拉夫列茨基，在不幸的打擊之後，却還有堅強的氣力回到俄國來，「耕種土地。」這不是一個純然的徒託空言者，不是一個羅亭式的沒有根的，無家的俄國漂流者；他不僅耕種了土地，而且也該有自滿的權利，因為，「他也儘可能地爲着他底農民們圖謀了並且保證了生活底利益。」屠格涅夫自己，原是一個「頑固的西歐派，」所擁護的，不是信仰，却是理性，不是民族主義，却是人類主義，不是東方

的正教，却是西方的文明，然而，爲了使他底小說更忠實於時代底思想，他不僅借着拉夫列茨基底口宣說着自己所不能同意的斯拉夫主義，而使他所憎惡的潘辛將自己所擁護的西歐主義底思潮變成歪曲。●西歐主義者的羅亭，在這裏墮落爲潘辛一流的俗吏，而斯拉夫主義者的拉夫列茨基，卻出現在勝利的光影裏，成爲改革農民生活的實行者了。當然，羅亭是不能變成潘辛的；羅亭所有的崇高的理想，在潘辛，一個俗吏，却決不能有；而同時，斯拉夫主義者的拉夫列茨基，也決不能成爲「到民間去」的運動底先鋒。可是，忠實藝術家而兼深銳思想家的屠格涅夫對於這一歷史底矛盾，却給與了一種極其光輝的解決：惟有對於人民生活有着真實的了解，纔能說到西歐主義，不然，上焉者，會變成徒託空言而當與現實接觸之際就祇能逃避的羅亭式的英雄，下焉者，則簡直變成潘辛式的俗吏；而在另一方

● 見本書第三十三章，潘辛和拉夫列茨基的辯論。在當時的俄國，思想界分爲兩派，西歐派與斯拉夫派；前者，由潘辛代表，認爲「所有民族，本質的地，全是相同的」，因此，在西歐所曾經歷的一切，對於俄國，均當成爲歷史底必然；後者，爲拉夫列茨基所代表的，則認爲俄國自有牠底「獨特性」，因此，凡有改革，須先「認清國家底精神」，可是，落後的斯拉夫派，所擁護的實際上祇是沙皇和正教。

面，對於斯拉夫主義者，也惟有在犧牲自己而圖謀萬人底福利之下，這纔能夠發見俄羅斯底獨特的命運和使命。在這種意義上，屠格涅夫對於那永遠懷着熱情的米哈萊維奇，也許是寄託着深大的希望的。

在拉夫列茨基身上，屠格涅夫寫出了一個過渡時代底英雄底命運，而在麗莎身上，他則創造了在那時代由俄羅斯底土地上所生長出來的最完美的女性底典型：誠實，虔敬，純潔，崇高，有着善良的，溫厚的心田，和堅強的，不可屈的意志；不十分美，然而却自然地可愛；不乘有特大的天賦，然而却有着自己底思想。她不是一個愛國者，然而，她却愛着俄國底人民。麗莎在小說裏的自我犧牲，就保證着未來的俄羅斯女性底一切更積極的美。柴思托也夫斯基，在論及普式庚底愛瑾·奧涅琴裏的女英雄泰狄亞娜之時，曾經說道：『像這樣美的積極的俄羅斯女性底典型，在我們底文學中，是一直不曾被創造過的。』●然而，將屠格涅夫底麗莎當作了惟一的例外。在泰狄亞娜，是以自我犧牲，以義務感而完成了她底美和積極性；在麗莎，也是在這裏，我們可以說，我們底藝術家已經預言了新的女性底到來。而這種

● 見一八九〇年六月柴思托也夫斯基在莫斯科普式庚劇場幕式中的演說。

女性，在他底次一部小說前夜裏，就果真到來了。

不幸的婚姻，和幻滅的戀愛，詩和哀愁的調子，當然是使這小說得到最普遍的申訴的原因，然而，全體看來，以這作品本身底完美和諧，也就可以博得極大的稱讚。不像在羅亭裏作者對於主腳的同情和譴責有時不能得到適當的調協，也不像在前夜裏作者對於行動的英雄缺少着表現，亦不像在父與子裏虛無主義者有時變成了可笑的人物，更不像在處女地裏作者底藝術的直覺彌補不了他對於現實情形的隔閡。以一貫的同情，家族史似的精細，平靜的流水似的場景和動作，和多一半是自傳式的實感和親切，貴族之家成功了一件非常的藝術傑作，在這裏，我們難得找出一個雖然極其細微的錯誤的音符，也更難發現一個極小的不必要的場面。●每一個人物，從被稱為「俄羅斯底格麗卿」的女主人公麗莎起，以至男主人公拉夫茨基，牝獅型的拉夫列茨基夫人，堅強而爽直的姑姑，懶惰而且

● Sollogub 伯爵和 M. A. de Calonne 底法譯本 "Une Niche de Gentilhomme" 刪去了

第二十五章拉夫列茨基和米哈萊維奇重逢的一場。聰明的讀者自然會知道這刪削對於原著給予多麼大的損害。

自私的母親，俗物潘辛，和年老的，不幸的音樂家倫蒙，莫不出現於神奇的，藝術的光影裏；不僅這些主要的和次要的人物，就是每一個僕婢，甚至每一個動物，也都以美妙的形象在讀者底心裏留下不可磨滅的迹印。短短的家庭史的插曲，給我們復活了農奴解放前的地主俄羅斯底歷史，在那對於「好的往昔」的回憶裏，我們看見了亞歷山大和尼古拉斯制下的地主世界，那些祇會說空話的老新黨們是怎樣脆弱，怎樣在現實生活之中露出了原形，而這麼相形之下，四十年代底英雄們就到底顯現着無限的優越性了。小說中的每一段對話，每一處背景，也無不精美絕倫，奇妙地增加着一般的效果，並且適宜地遂行着特定的任務。俄羅斯底風景，荒廢的地主底邸宅和莊園，沈靜的湖水，平和的夏夜，溫柔的私語和神奇的音乐，所有這些，祇要和屠格涅夫底筆一經結合起來，就不知怎樣產生出來了不可思議的魅力。至於那有名的「尾聲」，則是除了應用音樂的術語以外，在文字中是找不出恰當的讚美的。

在羅亭裏，正如黑爾慘所說，「屠格涅夫是以上帝造人爲榜樣，依着自己底形象，創造了羅亭。」貴族之家也可以算得屠格涅夫底自傳成分極濃的小說之一例。拉夫列茨基，多一半就是作者自己底寫照。那平靜的莊園生活，與屠格涅夫自己在斯帕斯科伊的羈囚之

日是頗相類似的；西歐的倦遊，使他想念着故國，有如拉夫列茨基底回到俄國來耕種土地；對於費雅度夫人的無望的戀情，使他在他底小說裏不自主地露出了悽惻；而女主人公麗莎底模型，則據說正是他底一門遠親，而且日後也正如麗莎一樣進了修道院的一個少女。當拉夫列茨基在小說底「尾聲」裏向着他底後輩們告別的時候，他曾經說道：「未來是屬於你們的……我雖然有着悲哀，却並無嫉妬。」這，也正象徵着屠格涅夫自己底心情：在當時，新的人已經上前來了，如杜布洛柳波夫，巧爾尼雪夫斯基等，這些青年人們纔是真正的歷史推動者，屠格涅夫在心情上雖然不能同他們調協，然而，在思想上却是不能不和他們諸鳴的。他已經到了中年，他惆悵於自己底青春已經失去，然而，他也正和拉夫列茨基一樣可以自滿，因為他不獨不曾失去「善良底信仰，意志底堅強，和活動底慾望」並且也不會停止他自己底進展；在他底緊接着貴族之家而出現的前夜和父與子裏，他所寫的就不再是他自己底回憶，却是當前的青年底典型了。

屠格涅夫底文章承繼着普式庚底詩和明潔，果戈理底諷刺和豐富，加上他自己底抒情主義和憂鬱；他將兩位偉大的創業者所遺留下來的文學語言變成更純熟，更洗鍊，而且更「詩」的，因此，這裏的譯文（尤其因為不是從原文直接譯出之故），如果逃走了屠格

涅夫，而祇是用另外的語言講了一個屠格涅夫所會講過的故事，那在譯者自己，是不會覺得十分意外的。可是，譯文雖然粗劣，譯者却盡了他底最大的慎重和努力，這是敢於向讀者擔保的。如能因為這點慎重和努力，和對於原作的熱愛，或在某些方面的共鳴，使這譯本還能勉強可讀，使讀者在讀過之後還能略窺見原作底面目，那就是譯者最大的幸福。

譯文所根據的是英譯，一共有四種不同的本子：（一）拉耳斯頓譯（W. R. S. Ralston）；麗人叢書本（二）伊莎伯爾·哈勃葛德譯（Isabel F. Hapgood）；A Nobleman's Nest 全集本（三）康斯坦士·迦奈特譯（Constance Garnett）；A House of Gentle folks 全集本（四）達維斯譯（F. D. Davis）；A Nest of Hereditary Legislators 除了最後一種間有脫落外，其他三種都是早有定評的好譯本，就中拉耳斯頓所譯，既忠實且多神采，因為是作者底友人，所以根據的原文也是經過作者親手訂定過的，和他本間有出入，同時，長句和長段也多改成了短的。哈勃葛德底譯本是以絕對忠實著稱的；迦奈特也是有名的忠實譯者。在譯這書的時候，我底主要根據是拉耳斯頓譯本，標點和段落多依哈勃葛德，最後的校對，則對照迦奈特；如有三本各不相同的地方，那就參看第四種譯本，採取較近似的一種。有時，也參照熊澤復六底日譯。

我不能忘記許多年來我每一次閱讀這書的時候所得到的喜悅和感動。九年以前，我曾以幼稚的熱情將這書譯過一次，但是，幸而那艱辛的譯稿不曾得到出版底機會，而且終於也不見了蹤影。近年來，忠實而負責的譯者漸漸增多了，把名著譯牠一個名落，不獨是讀者底企望，並且也成了多數翻譯者所努力的目標。至於我自己，雖然極願在優異的譯者們以後再作一個拙劣的追隨者，但到目前的成績却是不足道的，然而，我希望著我以後能有進步。

這一次的譯文，動手於去年夏季，及至沒印完畢，已到今年底初春了。全稿譯成之後，得友人陸蠡先生照法譯，陸少鈺先生對照日譯，柳野青先生對照英譯，逐字校讀，荒煤先生校讀最後的排印稿樣，或提出各種譯文間的參差，或對我自己底譯文給與修辭上的指正，花費了他們底許多寶貴時間，是當特別感謝的；書中間難的法語，在翻譯之際，多就正於吳金堤先生；音樂術語，則多由賀綠汀、呂驥和張汀石三位先生給以鑑定，一並誌謝。

最後，對於俄國人名組和稱呼習慣，爲了便利初讀俄國作品的讀者，在這裏也略加解說。俄國人名，普通由三部分組成，如費多爾，伊凡諾維奇·拉夫列茨基：第一部分，費多爾，是自己底名，即教名；第二部分，是父名，伊凡諾維奇即指父親名叫伊凡，而後面的語尾

則意云「其子」第三部分是姓。費多爾·伊凡諾維奇·拉夫列茨基就是說這人姓拉夫列茨基，名費多爾，爲伊凡底兒子。女性底名字也同樣有這樣的三個部分，不過父名底語尾則意云「其女」，如麗莎維大·米哈伊洛夫娜·加里丁，卽是這姑娘自己名叫麗莎維大，姓加里丁，是米哈伊爾底女兒。除這之外，也還有暱稱，如費多爾被稱爲費狄亞或費狄烏其嘉，麗莎維大被稱成麗莎，麗賽大，或者麗索其嘉。在稱呼上，一般地，上對下，僅稱其教名，或暱稱；教名連父名，則表示客氣，行於下對上，平輩間有交情者或僅僅相識者。所以，當拉夫列茨基稱麗莎爲「麗莎維大·米哈伊洛夫娜」的時候，瑪爾法·提摩費埃夫娜就說道：「她怎麼米哈伊洛夫娜到你底頭上來的？」以拉夫列茨基對麗莎的身分，僅稱「麗莎」就行，原可不必這麼客氣的。

一個明媚的春日漸漸向晚了，暮霞色的小雲絮高高地浮在清澄的天空，像是永遠也不會飄逝，祇待緩緩地沒入藍天底深處去。

那是一八四二年，在O縣首鎮O市底僻街上，一家華麗住宅底開着的窗前，坐着兩位太太；一位大約是五十多歲，另一位，則是已近七旬的老婦人了。

第一位，名字叫瑪麗亞·狄米特里埃夫娜·加里丁。她底丈夫，以前做過市檢事官，在當時是被認為一個能幹人的——性情剛愎，自信，固執，而且堅強——早在十年以前故世了。他受過相當優良的教育，在大學唸過書，可是，因為出身於寒微的家庭，所以從幼年起

就知瑪麗和蘭程和掙錢家業底必要。瑪麗亞·狄米特里埃夫娜，是因愛而和他結婚的他面貌既不難看，並且聰明懂事，在高興的時候，甚至還可以說極可親近。瑪麗亞·狄米特里埃夫娜——本姓亞斯諾夫——在幼年間就成了孤兒，在莫斯科一間公立女塾住過幾年以後，就回到離開市五十餘里的特的家族田莊坡克羅夫斯科伊來，同着一個哥哥和一位姑姑住在一起。不久以後，哥哥到彼得堡供職去了，一直到那突來的死亡中斷了他底前程為止。他始終以爲可過活的供養把妹妹和姑姑極力維持着。瑪麗亞·狄米特里埃夫娜，承了坡克羅夫斯科伊，可是她却不曾長久住在那裏，在和加里丁結婚的翌年（他在幾日之內竟竟與她死心眼兒了），坡克羅夫斯科伊竟被變賣了。另外的一處產業，雖然在實際價值上佔了便宜，可是，外觀既不美麗，也沒有堂皇的住宅。同時，加里丁在市也購買了房產。於是瑪麗亞和妻子在市內定居下來。房屋毗連着一所大的花園，花園一端挨着市外的田野。『那麼，完全算不得田舍隱居生活底愛好者的加里丁就往往說道，『我們就實在沒有理由再往鄉間跑的了。』瑪麗亞·狄米特里埃夫娜有多少次還私心追憶着她那

美麗的坡克羅夫斯科伊，那歡樂的溪流，平廣的草原和青翠的林木，可是對於丈夫她是從來不會反對的，對於丈夫底智慧，對於他底世情的知識，她從來就有最高的崇拜。而在結婚生活底第十五個年頭，當他留下一兒兩女，獨自死去的時候，瑪麗亞·狄米特里埃夫娜對於她底房屋，對於城市生活，却都已十分習慣，再也沒有遷離○市的意思了。

在年青時代，瑪麗亞·狄米特里埃夫娜是享過金髮美人之譽的，而現在，雖然到了五十之年，她底容顏也還並非沒有動人的力量，雖然那秀美的輪廓已經稍覺臃腫而且模糊，與其說她心地溫良，倒不如說她生來多情善感，甚至在這樣的成年，她也還保持着一女塾小姐一們底習慣，極端任性，且易激怒，如果有什麼不稱意的事情，甚至還可以哭叫起來的，可是，如果在心滿意足，沒有人反對她的時候，她也能變得溫柔，而且極為和藹。她底房屋是市裏最舒適的，家財也頗為豐富，大部分是丈夫所掙積下來，其餘則是她自己所繼承的產業。兩個女兒隨在她底身邊，兒子則正在彼得堡一所最完美的政府學校裏受着教育。

同瑪麗亞·狄米特里埃夫娜坐在窗前的那位老婦人就是她父親底妹妹，曾在坡克羅夫斯科伊和她一同消度了那麼許多寂寞的歲月的，她底名字是瑪爾法·提摩費埃夫娜·帕斯托夫。她是被視作一個怪人的，有着堅強的性格，有什麼話就一直說出來，一些不